

# 《米諾篇》 《費多篇》譯注

以對話錄表現其哲學思想，  
且寫作時間長達五十年的柏拉圖，  
其《米諾篇》視為介於  
早期與中期對話錄間的過渡期對話錄，  
而《費多篇》其中形上學思想與  
同被視為中期對話錄的《饗宴篇》、《理想國篇》聯繫緊密。

柏拉圖 Plato / 著  
徐學庸 / 譯注

Meno & Phaedo



「西方兩千多年來的哲學思想僅是柏拉圖的註腳而已。」——懷德海 (A. N. Whitehead)

柏拉圖選擇以對話錄表現其思想，時間長達五十年，因此對話錄與他的思想有一密不可分的關係。根據傳統，其對話錄可分為早期、中期及晚期三組。

《米諾篇》(*Meno*) 視為介於早期與中期對話錄間的過渡期對話錄，雖保有早期對話錄的特色，如尋求定義、重倫理議題及人物刻畫生動等，但觸及的問題，如學習即回憶、靈魂不朽、幾何學的運用及知識與真實看法的區別等。不同於《米諾篇》，《費多篇》(*Phaedo*) 被歸類於中期對話錄，主要因為其中形上學思想與同被視為中期對話錄的《饗宴篇》、《理想國篇》聯繫緊密。

這兩部對話錄的譯注緣起於教學需要，在輔仁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西洋古典暨中世紀學程」及臺灣大學哲學系皆曾教授相關的課程。《米諾篇》初稿完成於 2007 年，《費多篇》完成於 2009 年。經兩岸三地參與課程的學生所提出的翻譯及詮釋，有積極與建設性的回應，使作者不斷地思考譯文注釋是否適切，並修正及避免某些明顯的錯誤。

ISBN 978-957-05-2867-1 (141)



9 789570 152867 1  
90852000 NT\$280



臺灣商務印書館

# 《米諾篇》 《費多篇》譯注

柏拉圖 Plato／著  
徐學庸／譯注



臺灣商務印書館

# 《米諾篇》 《費多篇》 譯注

---

作者◆柏拉圖 Plato

譯注◆徐學庸

發行人◆施嘉明

總編輯◆方鵬程

責任編輯◆李俊男

美術設計◆吳郁婷

---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編輯部：10046 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傳真：(02)2375-2201

營業部：10660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三號

電話：(02)2368-3616 傳真：(02)2368-3626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E-mail：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blog.yam.com/ecptw

---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3 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 280 元



ISBN 978-957-05-2867-1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前言

這兩部對話錄的譯注緣起於教學需要，在輔仁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西洋古典暨中世紀學程」及臺灣大學哲學系皆曾教授相關的課程。《米諾篇》初稿完成於 2007 年，《費多篇》完成於 2009 年，感謝兩岸三地參與課程的學生對我所提出的翻譯及詮釋，有積極與建設性的回應，使我能不斷地思考譯文注釋是否適切，並修正及避免某些明顯的錯誤。此外我要感謝宋巧涵小姐協助繪製《米諾篇》注釋裡的幾何圖形，使得讀者能更清楚柏拉圖在相關段落的論證內容。亦要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李俊男先生對本人譯注工作的鼓勵及支持，且提供編輯上的專業建議。

# 柏拉圖簡介

柏拉圖生於 424/3 BC，父親亞里斯同（Ariston）聲稱自己是雅典最後一位國王寇德魯斯（Codrus）的後裔，似乎於柏拉圖出生時去世。母親佩里克緹翁妮（Perictione）的家族血源可溯自德羅皮德斯（Dropidēs），是西元前七世紀的政治改革者梭倫（Solon）的親戚。其舅卡爾米德斯（Charmides）及表舅克里提亞斯（Critias）皆為當時政壇名人。柏拉圖年輕時即與蘇格拉底熟識，399 BC 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對柏拉圖衝擊甚深。384 BC、366 BC 及 361 BC 他曾遠赴西西里，希望將當時的統治者，迪歐尼希歐斯一世與二世（Dionysios I 及 II），教化成哲學家，但無功而返。380 BC 年間於雅典成立「學院」（the Academy），進行哲學著述及教育工作；「學院」吸引來自希臘各地的學生，其中最著名者為 367 BC 加入的亞里斯多德（384-322 BC）。361 BC 之後，柏拉圖遠離政治，專注哲學，直到 348/7 BC 逝世。柏拉圖著作甚豐，二、三十部對話錄流傳後世；以戲劇手法、優美辭藻呈現哲學議題，極具智性與原創性<sup>①</sup>。

---

<sup>①</sup> 柏拉圖生平及時代背景依據 D. Nails, 'The Life Plato of Athens', *A Companion to Plato* (Oxford, 2009), (ed.) H. Benson, pp. 1-12 及 D. Nails: 2002, 243-250 之論述。

# 目 錄

|            |     |
|------------|-----|
| 前言         | 001 |
| 導論         | 003 |
| 柏拉圖年表暨時代大事 | 023 |
| 關於譯文       | 026 |
| 《米諾篇》結構分析  | 003 |
| 《米諾篇》譯注    | 005 |
| 《費多篇》結構分析  | 067 |
| 《費多篇》譯注    | 070 |
| 延伸閱讀       | 187 |
| 索引         | 193 |

# 前言

這兩部對話錄的譯注緣起於教學需要，在輔仁大學哲學系、輔仁大學外語學院「西洋古典暨中世紀學程」及臺灣大學哲學系皆曾教授相關的課程。《米諾篇》初稿完成於 2007 年，《費多篇》完成於 2009 年，感謝兩岸三地參與課程的學生對我所提出的翻譯及詮釋，有積極與建設性的回應，使我能不斷地思考譯文注釋是否適切，並修正及避免某些明顯的錯誤。此外我要感謝宋巧涵小姐協助繪製《米諾篇》注釋裡的幾何圖形，使得讀者能更清楚柏拉圖在相關段落的論證內容。亦要感謝臺灣商務印書館李俊男先生對本人譯注工作的鼓勵及支持，且提供編輯上的專業建議。





# 導論

柏拉圖選擇以對話錄表現其哲學思想，且他的寫作時間長達五十年，因此對話錄的編年與理解柏拉圖思想有一密不可分的關係。根據柏拉圖對話錄的編年傳統，其對話錄可分為早期、中期及晚期三組。此一分期標示著柏拉圖哲學思想發展的歷程，從早期記述蘇格拉底的思想到中期提出個人的哲學體系，並於晚期檢視批判自己的中期論點。柏拉圖的研究者一般將《米諾篇》(The *Meno*) 視為介於早期與中期對話錄間的過渡期對話錄<sup>①</sup>。亦即，《米諾篇》裡雖保有早期對話錄的特色，如尋求定義、重倫理議題及人物刻畫生動等，但觸及的問題，如學習即回憶、靈魂不朽、幾何學的運用及知識與真實看法的區別等，皆在之後的中期對話錄中，如《費多篇》(The *Phaedo*) 及《理想國篇》(The *Republic*)，得到進一步的闡述說明。不同於《米諾篇》，《費多篇》被歸類於中期對話錄，主要因為其中形上學思想與同被視為中期對話錄的《饗宴篇》(The *Symposium*)、《理想國篇》聯繫緊密<sup>②</sup>。此外《費多篇》回憶說呼應《米諾篇》回憶說，似乎指出這兩部對話錄之成書順序。然而就對話錄的故事情節，《費多篇》與其他三部早期對話錄《尤希弗若篇》(The *Euthyphro*)、《辯護篇》(The *Apology*) 及《克里同篇》(The *Crito*) 形成一四部曲，敘述蘇格拉底臨終前的歲月<sup>③</sup>。

① 另一部被視為過渡期對話錄的是《高爾奇亞斯篇》(The *Gorgias*)。

② 雖然《饗宴篇》對靈魂不滅無明確論述，但主張理型可由靈魂看見是肯定的(201d-212c)；《理想國篇》卷五及卷十對理型與靈魂不滅的論述與《費多篇》關係密切。

③ 若再加上《塞鄂提投斯篇》(The *Theaetetus*)，則在情節上形成一五部曲。比較《辯護篇》40e-41c 及《費多篇》63b-c，可見兩者連結之深。C. Rowe: 2007, 100 認為《費多篇》是《辯護篇》的開展。

## 一、《米諾篇》

《米諾篇》的故事約設定在西元前 402 年，開篇未經鋪陳，即進入對話者間的對話。米諾問蘇格拉底「德性(aretē)可以教嗎？」蘇格拉底答道，若他連德性是什麼都不知，他如何回答德性是否可教的問題(71a)。他不僅宣稱自己對德性無知，更進一步表示他不曾見過任何一個人知道德性是什麼；因此蘇格拉底請米諾敘述，他從高爾奇亞斯(Gorgias)那兒學得的德性是什麼。米諾欣然接受此一建議，並在隨後的談話中接續三次嘗試提出關於德性的定義。首先，他將德性定義為男人管理城邦事務、女人掌管家務與相夫教子、不同的人有其特有的不同的德性。蘇格拉底除了玩笑地回應道，他要一個德性，米諾卻給了他許多德性，並批評米諾的第一個嘗試未說出德性就其自身為何。接著米諾修正上述的定義回答，德性是統治他人的能力。這個嘗試亦遭蘇格拉底以兩點反駁：第一、小孩及奴隸的德性亦可使他們具有統治他人的能力嗎？第二、若統治他人有以正義或不正義的方式，且正義是一德性，不正義是一惡(kakia)，那德性究竟是什麼，米諾仍未澄清。第三個嘗試米諾引述詩人的觀點，德性是對精美事物感到愉悅而且有獲得它的能力。這個定義遇到的困難與上一個相仿，獲得精美之事亦可以正義或不正義的方式，所以論證回到原點。

值得一提的是，米諾的三個關於德性定義的嘗試，皆以外在行為來理解德性。這個理解與傳統上對德性的理解若合符節，例如荷馬(Homer)史詩裡對一個人是否具有勇氣這個德性，即以他的外在行為來判定。阿奇里斯(Achilles)是位英雄，因為他在戰場上驍勇善戰，無人能敵；若一位英雄在戰場上被俘，他的德性立即減損。因此英雄的德性表現在以生理力量為基礎的有勇氣的行為。此外赫希俄德(Hesiod《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亦表達，一個人的勇氣表現在耕作時與大地及酷陽奮鬥。然而蘇格拉底對這三個嘗試提出異議，不僅是因為它們都無法對德性有一本質及普遍的說明(72c, 74a)，即一個關於德性的定義適用於各個不同德性，還有一更重要的理由：德性既不是外在行為，也不是出於約定俗成。

西元前五至四世紀的古希臘，政治上是城邦政治的高峰期，文化則流

行相對主義，這些現象使得當時的詭辯學派（The Sophists）主張，德性或道德是由不同的城邦依其特有的文化及風俗習慣（nomos）形成，因此不同的城邦有不同的道德觀。他們宣稱能在不同的城邦教導年輕人成為有德之人，行為符合城邦的道德規範，且因此使得從學者在其所屬城邦裡出類拔萃，功成名就<sup>④</sup>。根據 71d1 的說法，米諾的德性觀反映詭辯學派哲學家高爾奇亞斯的立場，因此蘇格拉底對米諾的駁斥，正是對詭辯學派的倫理觀點的駁斥。

蘇格拉底對德性的看法，以道德心理學為基礎。換言之，德性是指一個人的靈魂的好狀態，追求德性即是照顧自己的靈魂。這從柏拉圖的早期對話錄中清楚可見，例如《辯護篇》29d-e 及 30a-b 言及，蘇格拉底告誡雅典人應注重自身靈魂的照顧，而非金錢與榮譽的累積。他也警醒同胞公民們，不正義的行為會敗壞靈魂，但正義的行為會使它更加優秀<sup>⑤</sup>（47a-48b）。此外《高爾奇亞斯篇》有言：拖著病體的生命是悲慘的，若有人有著敗壞的靈魂，由於靈魂比身體更有價值，他的生命不值得活（512a-b）。蘇格拉底主張，若一個人活得不好，他就沒有一有序健康的靈魂；若一個人沒有一有序健康的靈魂，他的生命不值得活；《辯護篇》曾言：未經檢證的生活不值得活<sup>⑥</sup>（38a5-6）。因此活得好是盡可能讓靈魂處於好狀態，追求及實踐德性，不讓自己有不正義的言行<sup>⑦</sup>。從此可見，為什麼米諾所言關於德性的定義皆不得蘇格拉底贊同，因為後者對德性的認知及理解，乃建立於人性（phusis）。

說不出德性是什麼的米諾，困惑、沮喪及不滿，語帶抱怨說：蘇格拉底你如何能探究你所不知的事？就算你所探究之事現身眼前，你如何知道它是你所探究之事？這段論述一般被稱為「米諾的悖論」，亦即，對我們無知之事，我們無從藉由探究知道它是什麼。蘇格拉底對此悖論的回應聚

④ 柏拉圖《普羅大哥拉斯篇》（The Protagoras）中普羅大哥拉斯即便有此宣告（318a）。

⑤ 亦可參見《理想國篇》379b-380c 的論證，善是處於好狀態的原因。

⑥ 相同的觀點，亦可見於《克里同篇》48b6 及《理想國篇》344e2-3。

⑦ 《高爾奇亞斯篇》522d。

焦在第二個問題<sup>⑧</sup>，由此本對話錄另一重要的議題浮現：學習即回憶。蘇格拉底以問米諾的一個懂希臘文的家奴幾何問題，來展現家奴對相關幾何問題能有正確的回答，不是因為他的教導，而是由於他藉由問問題引導家奴回憶起原先就具有的幾何學知識。無論蘇格拉底是教導，抑或是引導，家奴回答幾何問題，是個極有爭議的議題，但整個試驗的過程有幾點值得評論：第一、回憶說奠基於靈肉二元論，它預設了靈魂在進入人的身體之前已存在（86a），類似的觀點在《費多篇》亦可見。靈魂先於身體的存在使得蘇格拉底主張，靈魂統治身體<sup>⑨</sup>及靈魂不朽（86b2）。第二、靈魂不僅不朽，而且一直處於知的狀態。此一說法意謂，靈魂所擁有的知識都是它進入身體前就存在，但在靈魂與身體結合後遺忘了原先擁有的知識。靈魂所擁有的知識是何物，在《米諾篇》未得說明，我們唯一可知的是，這些知識是先驗的（a priori）。然而《費多篇》的回憶說及相似性論證皆明白指出，靈魂具有的知識的對象是理型。這或許凸顯出柏拉圖知識論思想在《米諾篇》出現轉折，早期對話錄中關於定義的追尋，與理型無關，但過渡期對話錄已可見知識需建立在一形上基礎之論，中期對話錄則繼續闡釋此一議題。

第三，這兩部對話錄對藉學習回憶起先驗知識的論述都顯示，回憶的過程需依賴感官經驗的協助，要麼藉由在地上畫幾何圖形，要麼藉由觀看經驗中的事物<sup>⑩</sup>，要麼藉由問題的詢答<sup>⑪</sup>。因此蘇格拉底或柏拉圖並非一味地認為，感官經驗無助於知識的獲得。第四、奴隸回答幾何學的問題的試驗，可區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消極的階段（82b-84c），奴隸一開始正確地回答蘇格拉底的問題，但隨著問題漸趨複雜，他逐漸感到困惑而且無法得出正確的答案。第二個階段是積極的階段（84c-85c），藉由問問題的方式蘇格拉底逐步帶領奴隸看到或瞭解正確的答案為何，且他強調答案的獲得不是他的教導，而是奴隸個人的回憶，「重新擁有知識」（85d）。

---

⑧ 參見 80e5 的注釋。

⑨ 關於年紀較長者應為統治者的概念，參見《理想國篇》412c3-4。

⑩ 參見《費多篇》74a-b。

⑪ 參見《米諾篇》86a7。



這兩個階段或許揭示，蘇格拉底及柏拉圖對對話與問答在理解哲學問題上的效能，有不同的態度與看法<sup>12</sup>。前者對哲學對話的使用似乎較接近消極的階段，即參與對話之人在對話初始皆信心滿滿認為，自己對談話的主題有深刻正確的理解，但在經歷蘇格拉底一系列的問題後，反而對原先所知的議題感到不解。更重要的是，總是宣稱自己無知的蘇格拉底亦經常讓對話以困惑（*aporia*）或無解（*impassé*）方式結束。然而柏拉圖對問與答的對話方式的態度，似乎較接近奴隸試驗的積極階段，亦即，以對話形式進行哲學問題討論，若妥適執行，不會使參與對話之人最終對討論的問題感到困惑不解，而會使他們有豁然開朗，重獲知識之感。這或許是為什麼《費多篇》89a-91c 柏拉圖讓蘇格拉底提醒友人，勿成為厭惡論證及對話之人，以及《理想國篇》卷七將哲學家的教育以辯證法作結。這顯示柏拉圖相信對話，特別是哲學對話，有助於釐清觀念、去除錯誤及達致真理的功能。我們因此再一次看到，《米諾篇》在柏拉圖思想詮釋具有的過渡轉折角色。

結束學習即回憶的證明後，米諾重申他的問題「德性是否可教？」蘇格拉底建議，對這個問題的探究可以一類似幾何學假設的方式進行<sup>13</sup>（86e）。他提議先假設德性是知識（87c），再假設德性是善（87d）。首先對話的兩人快速達成共識，德性是知識（87c8），接著他們著手進行從德性是知識可導出德性是善（87d-89a）。若德性是善，任何是善的事物皆有益於擁有它們的人；此外有益之事皆須有智慧或知識相伴，才能避免成為有害之事。因此德性是善的概念是出於德性是知識的說法，且由於後者是一假設，前者亦然。若德性是一知識，那德性是一可教知識便是出於此假設前提的暫時性的結論。此一結論與《費多篇》69a-c 的論述呼應<sup>14</sup>，任何被世俗認為善的事物，如財富、健康、美貌及社經地位等，一定要有智慧或知識的伴隨才有價值。若德性是善的，任何事物為善皆有智慧伴隨，德

<sup>12</sup> N. Gulley: 1968, 73-74 主張，柏拉圖在早期對話錄裡對蘇格拉底的方法的有效性，抱持懷疑的態度。

<sup>13</sup> 關於幾何學與倫理道德之間的關係，參見《高爾奇亞斯篇》508a、《理想國篇》526e 及亞里斯多德《尼科馬哥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卷五關於分配正義的論述。

<sup>14</sup> 亦可參見《尤希迪莫斯篇》（*The Euthydemus*）278e-282d。

性是智慧，即知識；若德性是知識，那它就是可教授之事。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這還是一個建立在假設前提的假設性結論；此外《米諾篇》（89a3-4）提出的問題：關於德性的知識是知識的全部，抑或是其部分？未在此對話錄中有任何討論<sup>⑮</sup>。

雖然確立了一假設性的結論，德性是可教授之事，但蘇格拉底依然期待有人是天生的有德之人。若真有此人，應好生待他，以使他有用於城邦（89b）。這個議題旋即被擱置，兩人接著討論若德性可教授，那應該有教授德性的老師存在。在這個問題探究上，蘇格拉底出人意表地邀請阿尼投斯（Anytos）——日後成為蘇格拉底的三位指控者之一——參與討論。誰是德性的老師？這個問題延續了《普羅大哥拉斯篇》的討論（320c-328d），普羅大哥拉斯自詡是教授德性的老師，且能使學生成為有成就的公民。《米諾篇》言及，各種技藝的學習皆可找到相關的老師學習，如製鞋找鞋匠，醫術找醫生及吹笛子找吹笛人等，但學習德性之事既無法找詭辯學派哲學家，也不能找政治人物或運動員，因為前者敗壞年輕人，後者甚至連自己的小孩都教不好。這整段的論述雖凸顯出，城邦中不存在教授德性的老師，但也隱含一潛臺詞，蘇格拉底是唯一能教授德性之人<sup>⑯</sup>。

從 96d 之後的論述，蘇格拉底開啟了一個新的議題：知識與真實看法的區別。他首先提醒之前的共識，有德之人一定是有益之人（87e），且有德之人若不具德性知識，但以正確的方式，即以關於德性的真實看法，教導他人，可產生一樣的效果。蘇格拉底以引導他人通往拉里沙（Larisa）的路為例，知識及真實看法皆具有相同的引導結果。換言之，「真實的看法在助益上不比知識差」（97c4-5）。儘管如此，知識不同於真實看法，這是個重要的知識論課題，柏拉圖在《理想國篇》卷五及《塞鄂提投斯篇》200e-210b 皆有所論述。《米諾篇》對此議題以一比喻的方式說明，真實看法不同於知識因為，它就像達伊達婁斯（Daidalos）創作的雕像，若沒將它們拴住，夜晚時它們會逃跑（97d）。知識是被拴住的真實看法，故穩

---

<sup>⑮</sup> 參見 89a4 的注釋。

<sup>⑯</sup> 參見 100a2 的注釋。

定，停駐，且不會逃走；真實看法則不然，短暫停留在靈魂裡便離開。真實看法要如何變為知識，亦即，要如何將它給拴住及上枷鎖？蘇格拉底認為，「思考出理由」（aitias logismō）可使真實看法成為知識（98a3）。然而這似乎並未實質回應上述的問題，因為我們還是可以問：如何能思考出理由，使真實看法駐足停留？蘇格拉底對此問題的答案是，回憶<sup>17</sup>。雖然藉由回憶能思考出理由的說法，並非一容易理解的概念，但「知識是思考出理由的真實看法」這個觀念，對後世的知識論發展有深遠的影響，特別是關於真實看法證成（justification）的議題。

《米諾篇》尾聲，蘇格拉底將知識與真實看法的議題，帶到政治人物是以哪一個來管理公共事務的問題。他認為當時的政治人物不是藉由知識，而是藉由真實看法統治城邦。然而既然德性非與生俱來，也無法藉由教授獲得，因為無人是德性的老師，那它有可能從真實看法而來，可是擁有真實看法者，如預言家及占卜師，是倚賴神聖的啟示獲得真實看法<sup>18</sup>。好的政治人物受神祇委託，在城邦中完成重要的事情，但他們對自己作為無知。然而蘇格拉底似乎依然認為，有具有德性知識的政治人物存在，他或他們可使他人成為具有德性知識的政治人物（100a2）。

最後，他希望米諾能讓阿尼投斯相信這些說法，「所以他或許會較溫和些」（100b9-c1）。蘇格拉底猶如預見阿尼投斯被他的說法給激怒，並於日後上法庭控告他。不幸的是，蘇格拉底的死宣告米諾無法說服阿尼投斯，米諾沒能對雅典有所助益。

## 二、《費多篇》

《費多篇》的故事設定在西元前 399 年，描寫蘇格拉底在獄中如何度過生命的最後一日，整個故事是由來自艾利斯（Elis）的費多（Phaedon, C5/4 BC）於伯羅奔尼薩半島北方的菲利烏斯城（Phlius），講述給艾赫克

---

<sup>17</sup> 參見 98a4 的注釋。

<sup>18</sup> 關於「神聖啟示」的可能詮釋，參見 99e6 的注釋。

拉特斯 (Echekratēs, C4 BC) 聽。艾赫克拉特斯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數學家與將軍阿爾屈塔斯 (Archytas) 及尤呂投斯 (Eurutos) 的學生；《費多篇》的兩位主對話者希米亞斯 (Simmias) 及克貝斯 (Kebēs)，皆為畢達哥拉斯學派哲學家費婁勞斯 (Philolaus, 約 470-390 BC) 的學生<sup>⑩</sup>；《費多篇》因此充滿濃郁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的思想色彩，包括靈肉二元論、身體是靈魂的牢籠及靈魂要脫離身體等。有趣的是，柏拉圖在對話錄中對畢達哥拉斯學派抱持緘默，隻字未提，更駁斥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主張：靈魂是和諧。

《費多篇》篇幅不長，但論證加上對話錄的人物與情節之鋪成，增加瞭解論證的難度。為了使讀者有效地掌握內容，本文論述將緊扣柏拉圖鋪陳的三條論證路線：1) 靈魂不朽不滅的論證；2) 理型存在的論證；3) (1) 與 (2) 相互支援的論證<sup>⑪</sup>。

對話錄的主場景設立在蘇格拉底身處的監獄，時間是西元前 399 年。日落後，蘇格拉底即將面臨死刑，行刑前蘇格拉底與來獄中陪伴的友人一起討論靈魂不朽不滅的議題。蘇格拉底認為，害怕死亡對他而言是件荒謬的事，因為死亡不過是靈魂與身體分離 (64c)。哲學家尋求靈魂從身體中釋放出來，因為身體是靈魂獲得真理的障礙 (65a-c)；因此當靈魂不與身體為伍時，它在清明的狀態下得見正義自身 (65d5)，美自身與善自身 (d7) 及大自身 (d12) 等理型，這些認知對象無法由感官知覺感知，只能藉由理智辨識。故哲學家以德性淨化自己的靈魂 (67a-c)，活著時保持靈魂不受身體干擾，且在獲得神祇允許後<sup>⑫</sup> (62b, 67a)，歡迎死亡來臨。

此論述中，柏拉圖或許對靈魂 (psuchē) 概念的使用有其模擬兩可的狀況，關於 psuchē 概念的發展，特別是荷馬的史詩中，它是指使人活著的事物或生命力；字源上 psuchē 與 psuchēin (呼氣或吹氣) 相關，我們可經常讀到荷馬描述人死時是呼出一口氣<sup>⑬</sup> 或靈魂從傷害或四肢離開<sup>⑭</sup>。從史

⑩ 反對兩人與畢達哥拉斯學派有關的主張，參見 C. Rowe: 1998, 7。

⑪ 這三條路線在回憶說、相似性論證及最後的論證皆可見，參見 100b7-9。

⑫ 不遵循神祇的要求是不好與可恥的行為，參見《辯護篇》29b6-7。

⑬ 參見《伊里亞德》(The Iliad) IX, 409。

⑭ 參見《伊里亞德》XIV, 518: XXII, 362。